

贵州剑河锡绣工艺及纹祥意蕴田野调查

刘春雨 郑勇

【摘要】流布于贵州剑河的锡绣艺术，以金属锡粒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具有制作工艺繁复，纹样内容丰富的特点。本文通过开展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对锡绣的制作材料、工艺、独立纹样进行分析，探究其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寓意。

【关键词】锡绣；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纹样；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6)10-0111-5

锡绣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以金属锡粒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载体而著称于世，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绝无仅有的“绣中绝技”；绣品所承载的是“锡绣苗”先民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活动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一本绣在服装上的“无字史书”。早在2006年，锡绣就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工艺主要流布于贵州省剑河县南寨乡的展溜村、柳富村、白露村，观么乡的平夏村，敏洞乡高丘村、平鸟村，以及南加镇等村镇。对此，笔者分别深入到位于观么乡平夏村的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妹岩家中，以及现居住于剑河县城的另一位锡绣传承人龙女三九的家中开展苗族锡绣的田野调查，通过对锡绣材料、制作工艺流程以及传统纹样的造型特点等问题解读，探寻苗族锡绣艺术所蕴藏的文化寓意，填补苗族锡绣单独纹样研究的空白。

一、苗族锡绣材料

（一）自纺自织亮光布

苗族有着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苗族古歌《种棉歌》唱到：“良辰吉日，点种棉花。棉花姑娘，这里安家……佑棉姑娘，免受糟蹋。快快成长，早早开花。”锡绣苗服饰用料均为自纺自织棉布，布宽约三尺，分春夏装用布与秋冬装用布。其中，春夏装用布为亮光布，与侗族亮光布近似，相较侗族亮光布，锡绣苗所制亮光布质地更为柔软；织造与染整工序复杂，需经弹棉、滚棉条、纺线、挽线、煮线、绕线、梳理、布经等多道工序完成整个织造过程；染整则需经浆布、洗晒、捶布、染色、捶布、浆布、洗晒、浆布、染色、捶布、洗晒等十余道工序反复多次来实现（如图1）。秋冬装用布则为质地较为粗糙厚实的色织布（如图2）。染色方面主要使用当地盛产的植物为主，如用寥蓝染制蓝色，椿树皮熬制染绛紫色，栀子染米黄色等。



图1 夏用亮光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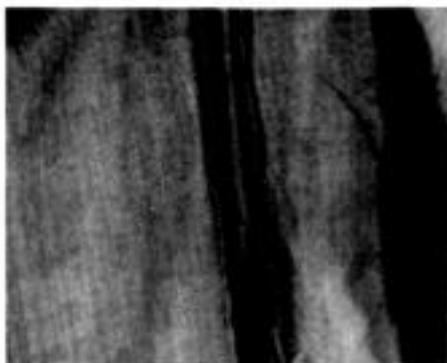


图2 冬用厚质棉纺布

（二）光亮金属锡

锡绣苗将金属锡作为面料二次再造的材料是与其他民族刺绣艺术最典型的区别。相较其他民族刺绣选材单一，锡绣艺术选料则更为丰富，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改变人们对传统刺绣艺术的选料观念。其中，锡绣苗选择金属锡作为刺绣的主要用料原因有二：一是苗族人尚银，相对贵金属银而言，锡的光亮度能达到与银一样的效果，且价格低廉易购得；二是银制品易氧化，相较而言，锡制品不易氧化，且便于保存，长时间存放依然可以光亮如旧（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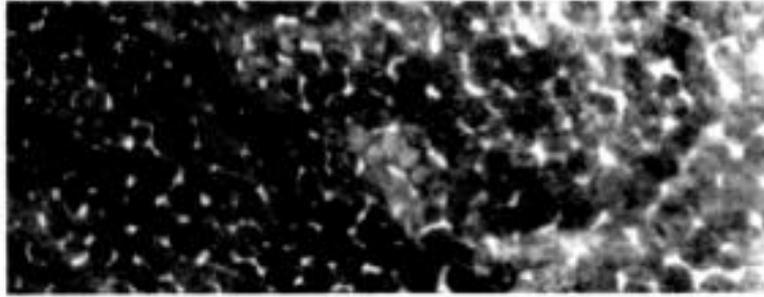


图3 锡片

二、锡绣制作工艺流程

（一）挑花

挑花是苗族锡绣工艺的重要一环，是嵌锡环节顺利开展的物质载体。锡绣苗妇女以染织好的棉布做地，根据棉布经纬数纱入针，绣得所需纹样。其中，在展溜、平夏的年轻人喜隔 2 根纱线挑花，整体感觉细密复杂；中年人则喜欢隔 6 根纱线挑花，纹样清晰直观。锡绣苗锡绣制作中的挑花工艺首先要选用黑线在白地基布上用平挑法挑出主纹；而后选用光亮的彩色丝线在主纹间绣上紫、褐、青、红四色相间的鸟眼睛花（如图 4）。



图4 苗族锡绣挑花环节

（二）嵌锡

嵌锡是整个锡绣制作工艺的最后一环，苗语称“NANSAL”。制作时，先从方形锡片上用剪刀剪下

约 0.12 厘米的锡条，将剪下锡条一端用剪刀剪成箭头形，另一端做弯折处理，弯折尾端长约 0.25 厘米；然后用针挑起挑花纱线，将锡条穿过并使得锡条尾端弯折处部分卡在挑起纱线处，并用剪刀按压尾缘锡条使其完全紧裹纱线，并减去多余锡条，自此完成一锡粒的嵌锡过程。其中，平夏妇女在嵌锡环节中，为使其嵌锡集中眼力，以及使得嵌好的锡粒免受污损，会用白色棉布制作一块 20 厘米见方、中空直径约为 1.5 厘米的嵌锡辅材（如图 5）。余下纹样的嵌锡过程按同样环节做循环反复，即可完成整个锡绣纹样的嵌锡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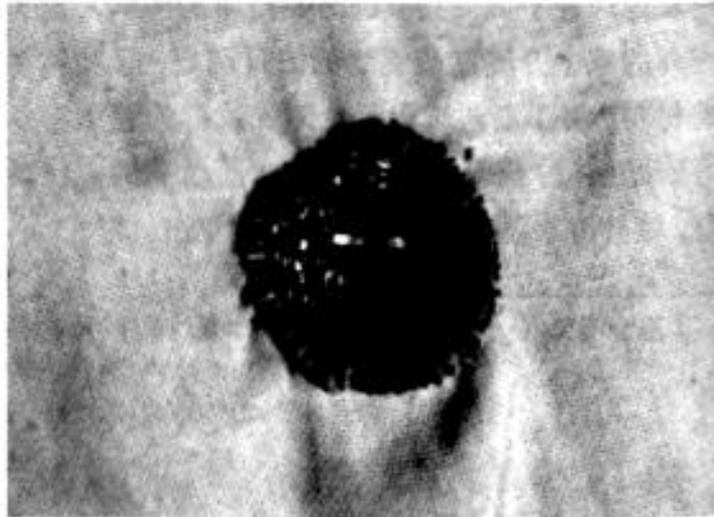


图5 集中注意力的嵌锡辅材

三、锡绣纹样寓意解读

“对于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服饰图案是一部无字的天书，象形的史记，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荒古的创世神话、祖先的业绩、家族的总谱、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信仰及道德规范，都在服饰图案上有所记录。”同时，“在一切皆可通灵传讯、一切都可成为文化象征的乡土社会或口承文化圈里，犹如一种穿在身上的史书、一种无声的语言，无时不在透露着人类悠远的文化关系，传散着古老的文化信息，发挥着多重的文化功能”。锡绣作为锡绣苗族文化重要的物质化载体，它来源于苗族古老文化千百年的沉淀，反映着苗族人民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下所形成的审美意识。苗族锡绣纹样均为高抽象的几何纹，以线条形式来构成。

（一）牛头

《述异记》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苗族古歌》唱到：“蝴蝶妈妈生有十二个蛋，孵化出人祖姜央、雷公、老虎、水牛、大象、龙等动物和诸神。”由此可知苗族祖先姜央与牛存在着血缘关系。同时，从苗族的发展历史角度来看，作为农耕民族典型代表的苗族，牛在其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视为苗族生存的一种依

靠。另苗族古歌《五群妈妈》唱到：“经过河沙坝时，野草密又高，苦于路难寻，阿妈忧重重。水牯草里钻，道路被打通：扶着妈妈走，慢慢朝前东。”“水牯”即指“水牛”。也正因水牛的帮助苗族先民才得以摆脱敌人追杀。故此，在苗族不同支系的服装、饰品纹样中都能找到牛头的影子，以示对祖先的崇拜，亦或表达对牛的感恩之情。如贵州六枝特区菁苗的木角牛头造型（如图6）。贵州剑河地区的锡绣苗则将牛头造型以刺绣纹样的形式绣在服饰上，采用高度抽象化左右对称式纹样，整体造型形象生动，以此来表达锡绣苗人对牛的崇拜与敬仰之意（如图7）。



图6 菁苗木质牛角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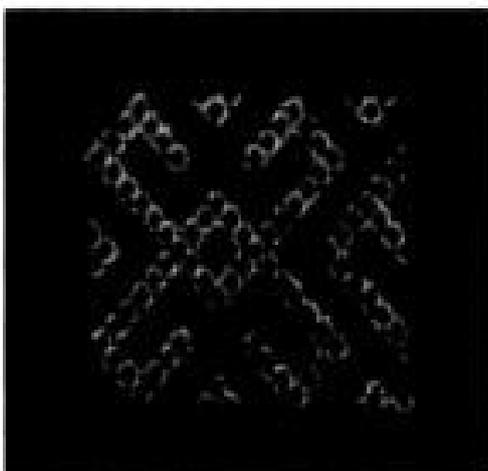


图7 锡绣牛头纹样

（二）大桥花与小桥花

桥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人敬桥，其因有二。一是苗族所居之处多为崇山峻岭、

沟壑纵横，正如锡绣传承人龙九三女所说：“有了桥才能过河，才能够干活”。由此可知，桥在锡绣苗族人的生活中就是一条生命桥，是维系其物质生活的重要媒介。锡绣纹样中的“大桥花”就是很好的例证（如图 8）。

二是基于苗族传统的生育观。苗族古歌《乡降修桥》唱到：“乡降想要娃，田头修新桥……打菜丽先过，打柴香先行。”苗族生育观将生育看作是孩魂归家，想要生男添丁，只要将孩魂招来即可；他们认为孩子喜欢在桥头溪边嬉戏玩耍，同时又不能涉水过河；为此，只有到桥上才能将孩魂牵引过河。同时，架桥也有对保佑自家幼孩不生疾病，健康平安成长之意。锡绣苗服饰纹样中的“小桥花”正是这种文化释义的最好解读（如图 9）。



图8 锡绣大桥花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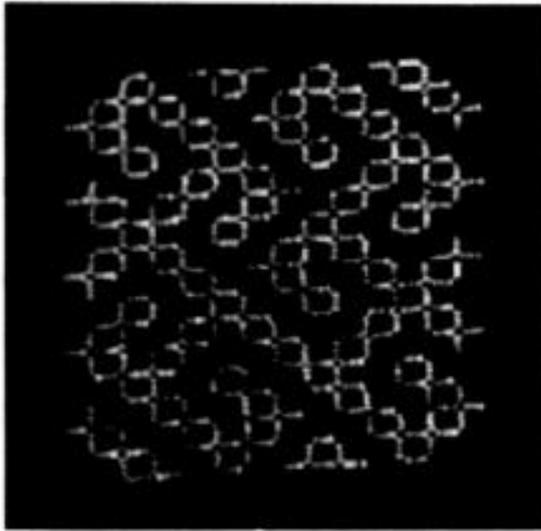


图9 锡绣小桥花纹样

（三）万寿花

卍字纹是起源于太阳崇拜时代形成的一种部落氏族文化，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符号，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释义。如藏族将卍字纹编织在坐垫、地毯等物件四周，将此纹样称之为“雍仲扎日”，意为“永固长存”。彝族民间流行的中央与四周均挑有卍字符的“四方八虎卍字纹”挑花纹样，则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从而得以保存与应用。在锡绣苗服饰纹样的田野调查中同样也会发现田字符号的踪迹，但与其他地区民族在叫法上有所不同，象征寓意也存在一定差别，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龙女三九将卍字符号称之为“万寿花”，寓意“健康长寿”。与其他民族的万寿纹不同的是，锡绣苗寓意长寿的“万寿花”图案中并未出现“寿”字，仅为田字纹的四方连续构成（如图 10），究其原因或与锡绣苗所居崇山峻岭深处，交通闭塞，缺少与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沟通；以及无本民族文字等因素有关。

（四）大钩花

平等的社会关系是苗族自由生命态度的根本条件，族群中个体生命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必然会受到族群中其他人的自由的限制，为了生命个体自由的平衡和持久性，苗族族群内部形成了平等的个体关系，在每一个个体生命之间划出一种等距离关系，使族群社会维持一种长期的稳定，这就形成了苗族族群内部的平等意识。锡绣苗妇女刺绣纹样中的“大钩花”，正是这种平等、公平审美意识的完美写照。“大钩花”整体造型形似秤钩，在整个绣片中做连续组合排列，锡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妹岩介绍：“‘大钩花’是锡绣苗刺绣传统纹样，苗族人崇尚平等公平，将形似秤钩的‘大钩花’绣在服饰上，取其公平公正之意，时刻提醒人们做事将平等、公平这一准则放在首位，以维持族群内部的和谐稳定。”

“大钩花”的另一文化释义为“钩财进家”。生活在清水江两岸的锡绣苗人也是捕鱼能手，用于渔猎的工具鱼钩为其物质生活保证与提升提供基础保障；同时，鱼在苗族生活中象征着丰收与富裕，为此，锡绣苗刺绣纹样中的“大钩花”又不得不让人与苗族渔猎文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苗族人对鱼的自然崇拜（如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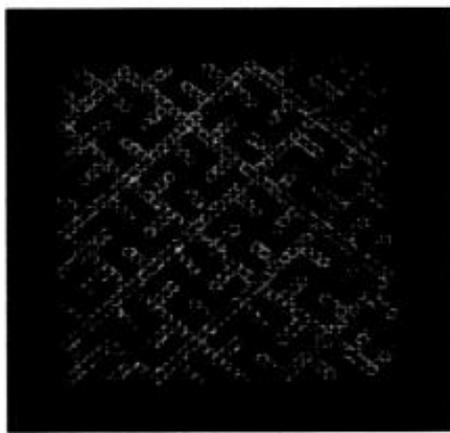


图10 锡绣万寿花纹样



图11 锡绣大钩花纹样

（五）渔网花

在苗族人民的审美观念中，原始渔猎农耕民族的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从苗族古歌中歌颂的对象姜央看，人类的始祖姜央既是一个耕田种地的高手，也是一个捕鱼打猎的能手。^w 同样，地处清水江沿岸的锡绣苗人，个个都是捕鱼能手，传统的农耕渔猎文化贯穿其生活始终；对传统造物形象的抽象化采集模仿，正是其对丰收与财富的一种期许与渴望。锡绣苗刺绣纹样中的“渔网花”正是对苗族渔猎文化最为直接的活态记录（如图 12），高度抽象的渔网形态，通过金属锡与底部之间形成一定的反差，亮锡似波光粼粼的江面，底部似深邃而广阔而富饶的江的内部，这一构成形式体现了锡绣苗人善于观察、勤劳智慧的良好品质；同时也是其对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的有力例证。

（六）鸟眼睛花

《苗族史诗》载：“蝴蝶生的是央腊蛋，蝴蝶生了她不解孵。让继尾来孵。她俩同娘生，继尾才来帮她孵。……继尾羽毛多丰满，它有宽大的翅膀，才敢来抱妹榜的蛋，孵那远古的卵。”由此可知，继尾孵蝴蝶卵，生出了苗族祖先姜央；鸟与苗族族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血亲关系。除此之外，苗族鸟图腾神话的残余，在原始神话、传说乃至民间故事中屡见不鲜。在苗族服饰纹样中依然可见鸟图腾的身影；在锡绣苗妇女背牌传统刺绣纹样中的“鸟眼睛花”，正是其民族图腾崇拜的最好例证（如图 13）。锡绣传承人龙女三九：“称其为是其对祖先的一种崇拜；同时寓意着能像鸟一样飞得高、看得远，并且祈祷可以拥有鸟一样好的视力，来更好的去劳动，去绣花。”由此也反映出锡绣苗族妇女勤劳朴实的良好品质。



图12 锡绣渔网
花纹样



图13 锡绣鸟眼
睛花纹样



图14 锡绣苗月亮
花纹样耳饰

(七) 月亮花

苗族人对银饰的喜爱远超于其他民族，并非因为其价值财富与质地光泽，而是基于一种原始崇拜。苗族白银崇拜的根源来自月亮崇拜，在他们眼里，月亮是一个终极母体，既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灵魂的归宿；月亮盈亏隐喻了生死轮回、生命永恒。月亮是天上的大神，而白银则是地上的月亮，是人世间的信仰沟通。月亮神、祖先神、生殖神……几乎都能凭借白银与凡人发生关联。在对平夏村锡绣苗妇女服饰品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妇女所佩戴的耳饰均为白银打制，整体造型

夸张，上部银丝围成的虚空间形似一轮圆月，下部扁平的部分造型形似树叶，在其表面绘制称之为“月亮花”的纹样（如图 14）。在少女 13 岁左右开始佩戴，一直陪伴其终老。因所佩戴银制耳饰为存银打造，计量较重，若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人的耳洞被拉长，甚至被拉断；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到锡绣苗妇女对这种“月亮花”耳饰的喜爱程度，由此足以看出锡绣苗人对月亮的崇拜之情。

四、结语

相同纹样在不同族群中的文化寓意表现相去甚远，同一族群相同寓意纹样的物质载体间也存在差异，表征锡绣苗族审美文化的独特着装与刺绣艺术，纹样中所蕴含的族群审美心理、造物观念与历史变迁等是这一族群文化传承的媒介。其中，独特的锡绣制作工艺对于现代服饰材料的改造设计也同样具有重要引导意义，设计师可以通过材料组合方式、织造工艺、装饰色彩等多角度汲取设计素材，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的、具有传统民族文化内涵的设计作品；也是对这一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传承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 (1) 邓启耀. 衣装秘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3.
- (2) 邓启耀. 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4.
- (3) 杨东升. 论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4) 杨知勇. 西南民族生死观[M].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98.
- (5) 何圣伦·苗族审美意识研究[D]. 西南大学，2011. 108.
- (6) 陈汉杰. 《苗族史诗》的美学研究价值漫议[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3).
- (7) 戴建伟. 银图腾——解读苗族银饰的神奇密码[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49-164.